

說詩解頤

□ 12

3129

1

門 12
號 3129
卷 1

口 12
3129
1-2

新刻
詩經
卷之三
九部
一月
書圖

說詩解頤敘

詩之爲義至廣至大勿庸以淺見窺也虞書曰詩言志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可知無志無詩矣百世而下以今人之意求古人之志要有合乎以蔽之一言斯已耳雖然未易言也典籍所紀詩始于虞庭賡歌越夏之世曠數百年無傳焉商頌僅存五篇惟周詩獨多經尼山刪定三百炳若日星凡人欲條理其性情舍是無由故學者莫不爲詩而自漢三家詩亡毛詩獨著衛序鄭箋相承迄于隋唐

說詩解頤敘

五代宋朱子出始爲集傳以正序說之非顧亦多仍序說自是而後說者益夥是非出入大都序與傳之間耳我

朝

御纂折中權衡舊說集厥大成誠哉卓越千古矣近世姚際恆著詩通論東南之士多稱之猶通蔽互見焉徐子植之乃爲說詩解頤七十餘篇上遵

御纂閒抒己意持論矜慎得乎溫柔敦厚之遺旨若解凱風之爲後母狼跋之比武庚管蔡東山之區別四意楚茨之

傳合禮經皆讀書得閒攷據精詳其餘亦文采葩流粲然可觀紫蕙園主人以示

肇齡

曰此先生戲筆也蓋敘

之觀其涉筆成趣莊諧閒作洵雅人深致哉卽曰戲筆庸何傷乃爲之敘光緒九年嘉平月十七日邛州伍肇齡撰

說詩解頤序

植之年丈淵雅廉靜潛心經籍手披筆錄者積數十年

與家君爲同窗友

時中

自束髮讀書見其往來塾中竊

心儀之庚午秋

時中

與其兄理山廣文同舉於鄉計偕

入都時丈方館紫蕙園著作等身暇輒造謁得以縱觀

其爲文鎔鑄經史薈萃百家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

嗣丈以庶常改官粵東太守不覲面者已六載今年

時中

來蜀謁子惠將軍出其所著說詩解頤二卷命爲校

讐將付棗梨受而讀之卽向在京師曾見其手輯者也

其中鉤心鬬角或引證經義或獨出心裁皆由讀書得
間故能剖晰毫芒夫說詩不一家自毛詩出而齊魯韓
三家微康成取毛氏訓詁所不盡者續爲注解朱子一
切刮去自諷本經而爲之說較爲簡明但毛鄭去古未
遙說自有本由茲而降解者紛歧得失互異是編於三
百十一篇中獨取七十餘首爲之發明而申解如靜女
非淫奔有狐非寡婦月出指夏姬微舒狼跋比武庚管
蔡楚茨合禮經祭祀之序皆達詩中之理而得詩外之
意俾讀者卽數章以悟全詩實足益人神智雖涉筆成

趣間似詼諧然晰義則鑿鑿可據敘次則井井有條無
非借詩立訓取往古證來今以躋於性情心術之正而
闡毛鄭朱子未發之意卽起古人而質之吾知其必有
合也 子惠將軍欲廣其傳毅然付梓作諸經之嚆矢
爲後學之津梁誠孟子所謂樂取於人以爲善者矣時
中與丈同里聞知之深爰不揣鄙陋恭綴數言以附簡
末

光緒九年太歲癸未辜月既望年世愚姪許時中謹撰

說詩解頤序

曩讀韓詩外傳觀其每舉詩詞必以人事比附之輒歎
詩教之大靡不包綜夫詩孔子言之備矣及衛賜論貧
富而悟磋磨卜商問素絢而知禮後夫子皆曰可與言
詩則詩可知也古者卜序毛傳鄭箋三者相輔而行初
無異說逮乎後儒各以其意消息體覈而各自爲說其
是非得失純駁之數雖亦錯出其間然而後起者彌精
國朝諸大儒博采眾說考衷一是若懸之鏡若設之衡至
陳碩甫先生爰集美備諸所論撰固已不祧况又本

聖祖皇帝御纂折中以天亶之聰協前聖之撰爲之導源而開
流宜其振古鑠今也植之太守曩官都中時著說詩解
頤一編原本先儒取衷心得獨別錄數十篇而各綴以
說中間如凱風之母氏謂指後母有狐爲征婦憂其夫
無衣之詞將仲子詩爲刺莊公之作楚茨一篇言祭之
次序與禮經合其論尤爲精當其他所剖晰亦各有條
理洵可以上嗣商賜近比

國朝諸儒而於

御纂尤爲吻合異日當與外傳同爲士林所珍太守曩館紫蕙

園篤學稽古於易書禮諸經皆有著述園主人鈔存惟
此編恐久而失之用付手民以廣其傳焉光緒九年秋
八月幼耕顧復初序

說詩解頤序

有好學而力闢神悟曰徐公其爲人志端而行高篤實而惠溥眾其爲文章探源於經騷史漢故其豪毅莽蒼之氣泛濫奔注一發於讀書稽古之中而其說詩爲最精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爲三百十一篇至漢而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萇而顯於鄭元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能解頤唐宋以降說詩者未能更僕以數自朱子與

呂東萊相競舍小序而從鄭樵遂以門戶之見七百年來各相出入明朱善撰詩解頤四卷其後季本又撰詩說解頤四十卷既已各出新意於經解中別爲一體今徐公復撰說詩解頤上下二卷以申其旨蓋不必逐詩立義而偶闕悟解積千百人所不能得者一經發明則剴切而詳著推其意主於借詩立訓務闡興觀羣怨之旨於詩人意義之所在必求其本原以期有裨於人心世道而上較朱季兩家有其過之無不及也公名瑋文字植之常州宜興人由詞林改部曹今官粵東太守

薇

元曩在京師聞公著作甚多茲幸獲覩斯編亦足以作管豹之窺矣

光緒九年歲在昭陽協洽壯月既望大興胡薇元拜譔

說詩解頤序

說經之難三而說詩之難又別有二德非聖則經意不能盡闕時遞降則經事與制與器亦不能盡詳不安於不能求揜前人而勝之務深以闕務曲以詳私智愈逞愈拂戾乎經而無能稍當茲三難經所同也易言道書言政禮言法春秋言義樂失次矣其可見者恆言節皆顯言也詩惟賦之言著明比則微矣興尤微妙不易識不以意逆志無得不善以意逆志得非所得善以意逆而逆不及志仍不能如它經之悉得故說難易者非聖

人不敢辭書之辭仁聖賢人其平平廼良史禮樂積列代之通變監而損益者周公始著之辭而盛行之春秋則魯史具其草孔子權其辭皆非常人所爲故說者皆知不當以常說爲說惟詩不然上存聖作次賢士大夫下逮凡庶之能文者旁見側出於婦人女子而寺人巷伯之類亦雜廁作者間不獨作者名不盡著卽作者時亦不盡審故說益難是二難詩所獨也然則畏其難遂將無說乎非也闕所及闕詳所可詳無挾私意爭勝前人則說經之通病捐知賦與比興不同矣而爲不同也

淺比與興又不同矣而爲不同也深當以意逆志又不強志以就意且知有常人之作當協諸常事與常情而不馳騖高遠非常之說則說詩之顛病亦去此解頤一書植之先生所以爲善說詩也闡其文不泥其義是洞於闕者也達所見能闕所疑是工於詳者也沿某革某惟衷是歸無主奴一家之私見又不以己意汎埽諸家是要於當者也夫風多興雅多比頌多賦而仍不可執一也然而察乎興者比與賦端如貫珠故說風者舍興爲說多不合謂鄭衛必淫謂憂傷寄託之辭必勞人必

思婦專以賦說風風何以異於頌哉先生謂聲淫者志
不盡淫語刺者旨不皆刺務會其興而體於尋常至近
之情斯比與賦雅與頌不煩字疏而篇詁而固已貫通
之矣或謂先生緒論可悟屬文又謂先生別解可濬始
學是二者非說經者所難況說詩乎存以云緒云別可
也遽欲自附於解頤者欣欣然曰有若與吾在焉竊意
先生良未深許光緒九年歲在昭陽協洽孟冬甲子慈
谿馮秀瑩蕙襟氏拜序

說詩解頤卷一目錄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標梅	死麇	凱風	靜女
淇奥	碩人	有狐	將仲子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蟋蟀
山有樞	楊之水	椒聊	綢繆
有杕之杜	采芣	車鄰	駟驥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衡門 月出 七月 鳴鵲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二目錄

鶴鳴 白駒 斯干 小弁
楚茨 甫田 車輦 白華
縣蠻 文王 大明 縣木
皇矣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卷阿
抑 雲漢 韓奕 江漢
常武 離 般 駒
泮水 閟宮

說詩解頤目錄終

說詩解頤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美聖女如
氏之德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此后如自作其勤儉
敬孝之德不言自見

言言

言言

言言

言言

言言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此後妃自作其貞靜之德可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美后
如也

標梅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塋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梅離樹而心酸女辭家而意苦實七實三期漸迫
也迨其謂之出紅諾也今解不免望嫁太急致聞
閣蒙詬千秋

野有死麇章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
檉野有死鹿
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虬也吠

野有死麕野有死鹿古之制婚姻者儷皮束帛藉

用白茅前二章是女子冷言相諷言天下多美婦

人彼或可動後一章云此則休想

如此解與禮字有闕會

凱風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傳邶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朱子全小序

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

觀木知本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昌黎本此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東坡
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

飲水知源

微禽能以
聲色娛人
為子不能
色養禽獸
不如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或呼重泉之父或痛九原
之前母愈覺動魄驚心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睨睨窺視之
貌善狀黃鸝

此詩因孟子親之過小一語所以講家無異辭案
既有七子且知慰母心計其年不應欲去矣若云
美孝子子美未著而母過先彰亦非作詩者忠厚
之意當是向姜不安其室之類七子前母所生也
欲去非欲嫁也若牽淫風論詩孟子亦不云小過

矣化後母為仁慈此其所以可歌可誦也

靜女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傳時不
尚德詩人陳古以風之賦妍女 朱子此淫奔

期會之詩也

陳古

傷今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惟貞靜之女足稱彼姝其持已也若城之峻而不可踰若隅之方而不可剗而今不覩此風也

陳古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陳古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自牧之義在謙又卑以自牧也
歸美之義在大過敬慎之至也

毛鄭推本古序謂陳妍女之美德以示法戒以彤
管爲女史記事之所執二千年來無異辭歐陽氏
忽變新說而朱子從之是以經學爲兒戲取孔子
刪訂之鴻文等諸峒苗竹枝之唱宜其不從者之
眾也

左傳引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若爲男女結殷勤
之物又何取乎

淇奥

序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
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傳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奥 朱子全

小序

竹始生

學問之精進如此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僤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治心之學莫妙於瑟僤二字瑟訓嚴密物欲之在
外者不能入僤訓武毅物欲之在內者不敢橫

竹堅茂

服飾之尊嚴如此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

今儻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赫咺訓威儀威儀為定命之符古人每以斷終身之吉凶禍福百不失一淺言之即敬也

竹至盛

品行之純粹如此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又非過於矜莊

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之篇國風有淇奧皆

衛武公詩也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不以耄而舍學

合三詩讀之諡為睿聖而無愧民之終不能忘有

由來矣

碩人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

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傳衛

莊公娶於齊國人美之賦碩人 朱子莊姜美

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親族之貴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

爾雅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押韻用筆極其巧妙

容色之華

手如柔黃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洛神賦麗人行皆濫觴於此本二句丰神獨絕後人可擱筆矣

碩人敖敖說於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裼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敘事言情輕倩乃爾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泂泂鰾鰾發發葭揭揭庶

姜孽孽庶土有暵

公子完公子州吁庶土有暵也

左傳引此云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禮儀之肅

德性之寬

河水廣則魚多夫人

寬則勝樂雖無子而有子也

正意在惜其無子解家只讚其美豈非買櫝還珠請思結局二語

有狐

序刺時也 傳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
朱子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
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諺云寒從腳下起先憂其無裳次憂其無帶更憂
其無服自下而上層次秩如括以唐句云寒到君

邊衣到無似宜作征婦之詩不應為寡婦欲嫁鰥

夫之詞

厲字古體作礪聚石渡水也狐性多疑履冰而渡

必冰下無水聲乃敢過此取有狐寄寒衣之時也

將仲子

序刺莊公也 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

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仲子 朱子此淫奔者

之辭

祭仲也

胸有成算

誅心之論

姜氏欲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之都城

不過百雉

敬佩勿忘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魯史稱鄭伯
譏失教也

上畏姜氏

中畏同姓
諸國

下畏臣民
之口
層次井井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寡人有弟不能和協
先自言之禁人物議

似宜爲刺鄭莊公之詩不應爲淫奔者之辭

鄭莊叔段同氣連枝故以樹杞樹桑樹檀爲喻前

一章緇衣是美鄭桓公武公後二章叔于田是刺

共叔段此章爲鄭莊公詩無疑

朱子山對衣香

葛屨

序葛屨刺褊也 朱子魏地陜隘其俗儉嗇而

褊急詩人作此以刺之

此章指其
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

人服之

此章原其
心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開合有度

魏之褊急儉嗇不止一事不獨一人但舉一事可

以概其凡卽一人可以例其餘

汾沮洳

序汾沮洳刺儉也 朱子此亦刺儉不中禮之

詩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路

公路

車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行列兵

公行

車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崇人

公族

府

公儀休拔葵殆鑒於此

莫酸迷菜蕢如續斷寸寸有節

世家子弟不宜作富貴驕人然襟提肘見亦非冠

裳氣象詩人反覆刺之

不宜與民爭小利

園有桃

序園有桃刺時也 朱子詩人憂其國小而無

政故作是詩

此章寫出不平之鳴

園有桃其實之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此章寫出無聊之意

屈原行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以憂國為主憂字從思字來心之憂矣以下語凡六轉愈轉愈沈摯悱惻讀此二章勝於離騷九十四章

閔公時晉果滅魏以畢萬鎮其地不知此時之燕雀處堂者更作何語

陟岵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朱子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作此詩

是父口聲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岵多草木也 止有流連不反為人所獲兩意

季字妙愛憐少子也 是慈母口聲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岵無草木也 棄有舍家不顧撇諸異地兩意

借字妙是
兄弟口聲

詩言解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

岡山之高處 死字父母
不肯言弟兄不得不言

通詩以瞻望二字爲主本是已念父母弟兄卻不
從自己一面着筆倒從父母弟兄想他在外之勞
苦至情惻惻令我黯然就文情論是深一層用意
法

狄梁公行至太行有白雲一片停驂遙望曰吾親
舍其下久之雲移去乃悵然就道與此神情酷肖

宣聖曰詩可以興興於此等篇什也

十畝之間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 朱子政亂國危賢者不
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辭如

此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還字去之意已決
尚在未去之前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逝字一往不返
在將去之頃

仕者思歸田之樂則國事可想而知詩人一字不

提只就十畝咏嘆使人於言外得其意

十畝猶云一邱一壑可以容身不求多也桑者老

農老圃之流

或以此詩作羅敷曲亦妙閑閑者曹詩所謂美女

妖且閑也泄泄怠緩悅從之貌正意不外賢者去

國但前說直而質後說婉而多風

伐檀

序伐檀刺貪也 朱子詩人美賢者厲志非其

力不食故述其事而歎之

何等攻苦

何等淒涼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貍名貉似
狐善睡

特爾雅豕
生三豕二
師一特

鷓鴣屬可
在鼎鼐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漣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子兮不素飡兮

梁伯鸞賃春廡下有此高風

碩鼠

序碩鼠刺重斂也 朱子民困於貪殘之政託

言大鼠害已而去之
貪之象如脂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甚言之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言解
可無太息
愁苦之聲

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
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空樹中亦有五技謂之
雀鼠
檀弓苛政猛於虎柳宗元捕蛇者說皆從此化出
身膺民社貪於鼠猛於虎毒於蛇惡在其爲民父
母也

蟋蟀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 朱子唐俗勤儉故其民
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
敢相與燕飲爲樂可以見民俗之厚而前聖遺
風之遠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瞿瞿卻顧之貌
未見於爲也

外居以外
之事鄉黨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

往來宗族
親睦之類

役車方箱
也
憂事之非
常也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蹶蹶動而敏於
事已見於爲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休休
安也

三詩以思字爲骨

吳公子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憂之遠也
居與瞿瞿照應下二章放此

山有樞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朱子此詩蓋亦答前
篇之意而解其憂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婁字比曳字深
一層註無別

山有栲櫟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
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洒埽不止安居有
延賓燕客之意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樂也
亦是蟋蟀在堂一輩人並非晉人曠達耽於逸樂者此與蟋蟀相問答更有致

揚之水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朱子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褱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

通詩着眼從子二字

或以不敢告人比明告更甚亦妙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椒聊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 朱子序亦以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剝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且

為此詩者有大都耦國之懼乎若謂誇沃强盛失

風人之意乎

末二句不着一字儘得風流

吾誦此恍見田盤七十餘子卒移齊祚

綢繆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朱子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

姻之禮者詩人敘其辭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心星在天昏
見於東方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
此邂逅何

心星在東南
隅則夜久矣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
此粲者何

心星當戶
則夜分矣

此杜工部之新婚別也

註謂首章婦語夫之辭次章夫婦相語之辭三章
夫語婦之辭刺刺不休真堪發噤折中謂旁觀代
為躊躇之辭其時曲沃及晉屢動干戈國亂民貧
生計日蹙當是媒妁親戚互相商確飲助以成嘉

禮之辭覺蘊藉有味如註則子兮子兮難解矣

物由散而聚人由分而合故詩中婚姻每以伐柯
析薪起興

沐澤或與
由道而來人由谷而合於道中微賦詩以對
斯之稱愛蘇蘇言利賦詩以對于谷于谷顯顯矣

有杕之杜

序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棄其宗族
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傳晉文公好賢賦杕杜
朱子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先去富子而後盡滅羣公子欲不爲杕然之杜其

可得乎

適者偶爾託足遊者盡興盤桓此詩之淺深卽詩之層次也

自林之林主平康路數十舍昔嘗爲中少後之居
米子山人被買而忽不與以煙之
而不求買以自隸焉 曹晉文公被買而林林
乳育林之林陳晉文公少左公買林林其宗其
育林之林

采苓

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朱子此
刺聽讒之詩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甘草也當采
於濕而乃日巔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苦菜也當采於
澤而乃在山中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葑諸葛菜也當采於園而乃日東

玩胡得焉三字則優施二五之姦不攻自破作者其杜原款之儔與

止讒之法莫妙舍旃破讒之術究其胡得晉獻不足道千百代帝王金鑑宜揭屏風而誦之

車鄰

序車鄰美秦仲也 朱子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創見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簫今者不樂逝者其

凌駕一時
氣概

此詩作於秦襄公始為諸侯時已有吞六合而朝
同列之概 秦之亡也以趙高其興也乃使寺人
傳令作法之始可不慎與

駟驥

序駟驥美襄公也

朱子此亦前篇之意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冬狼夏麋
春秋鹿豕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狁驕

讀車鄰駟驥想見躍馬賈勇氣象絕妙一幅臂鷹

講犬圖

首言往狩
次言方狩

終言畢狩

大序
 小序
 本詩
 序小戎美襄公也
 朱子西戎者秦之臣子所
 與不其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
 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
 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
 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也
 小戎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鋈

小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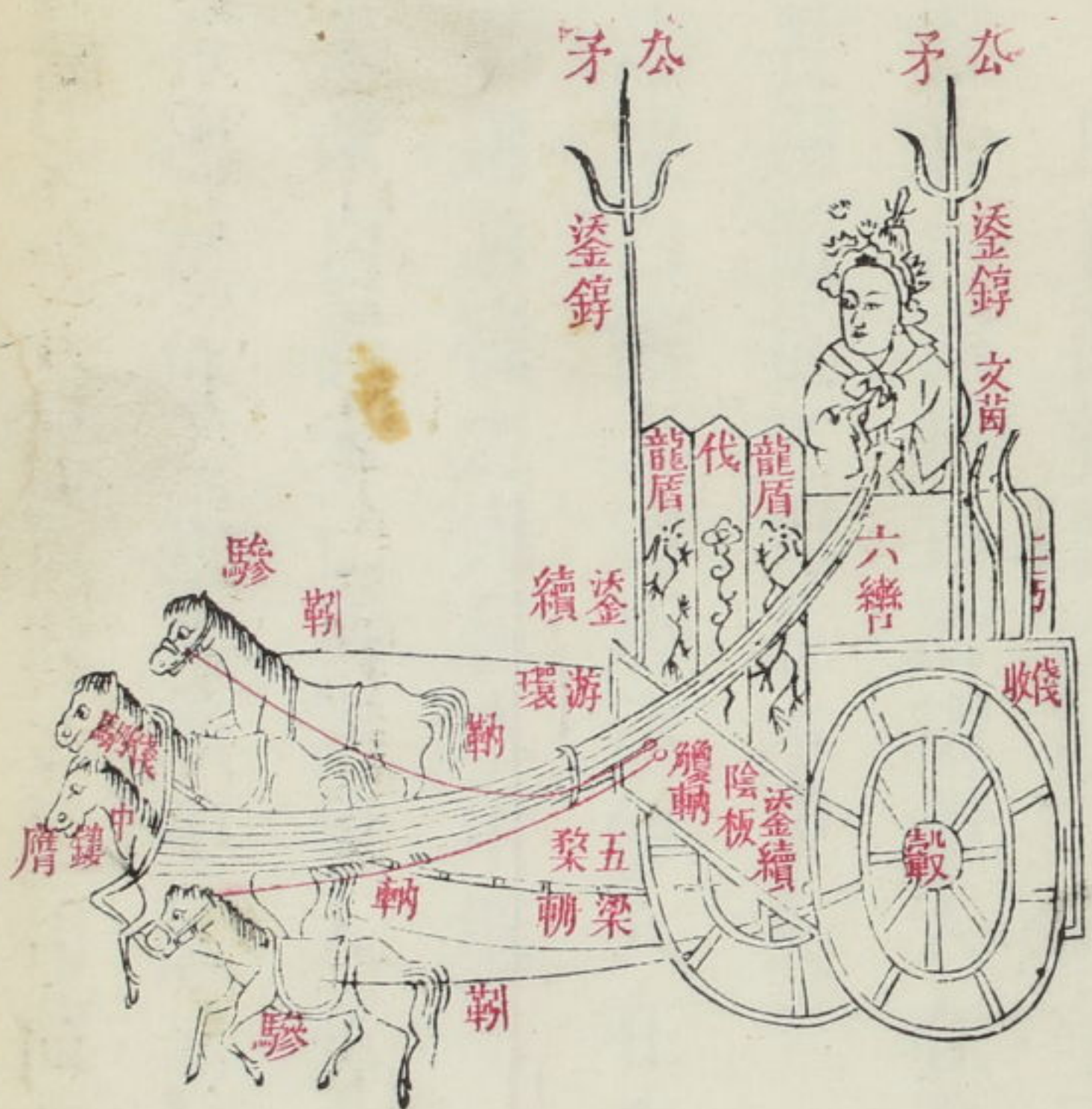
序小戎美襄公也 朱子西戎者秦之臣子所
 與不其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
 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
 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
 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也

小戎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鋈

以鰲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伐駟孔羣公矛鋈鋌蒙伐有苑虎韞鏐膺交韞二弓竹
 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婦人亦知公義秦俗安得不強

國人言而論之其言皆公家人士之車甲
 與不其獲天大誓小豳公土有天子之命率其
 乳小其美其公山 未千西次皆秦之引子河
 小其



騏 青驪色
 驥 左足白
 駟 赤馬黑鬣
 騶 黃馬黑喙
 驪 黑馬

蒹葭

序蒹葭刺襄公也 朱子不知其何所指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周之興也賦蒹葭春風和煦之象也秦之興也賦

兼葭秋風蕭瑟之象也彼則八百年此則一二世
仁與不仁之別也

兼葭秋風蕭瑟之象也彼則八百年此則一二世
仁與不仁之別也

終南

序終南戒襄公也 朱子此秦人美其君之辭
亦車鄰駟職之意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
考不忘

集傳謂紀為山之廉角堂為山之寬平處但從上
章條梅對看則訓為杞棠似覺以類相從更有輝

紀杞也
堂棠也

映

蘇南何育育蘇育堂吾千至止雖太無要照賦蜀丹其
亦車機離離之意
乳蘇南妖蘇公也 宋千北秦人美其昏之類
蘇南

黃鳥

序黃鳥哀三良也 朱子秦穆公卒以子車氏
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為之賦

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言言解題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古魯詩秦穆公卒世子營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
穆公生前不忍殺有罪之孟明豈死後忍殺無辜
之良士三良之殉必非穆公之命也

黃鳥

晨風

序晨風刺康公也 朱子婦人以夫不在而言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或以爲棄婦之詩

子擊讀此而感慈父詩之益人也如是夫然不得

趙倉唐亦足以速戾

宵雅三篇識君臣之分晨風一什全父子之情

晨風

無衣

序無衣刺用兵也 朱子秦俗强悍樂于戰鬥

故其人平居相謂如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申包胥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秦人許其報仇

每賦一章三叩首而坐至今讀之猶聞聲淚俱下

笳鼓齊鳴

于有命字解見爾雅

回首郢中以班處宮夫概子山同在夢夢

豈曰無交與平同寒里干興前對共甲兵與干計計
豈曰無交與平同寒里干興前對共甲兵與干計計
豈曰無交與平同寒里干興前對共甲兵與干計計
豈曰無交與平同寒里干興前對共甲兵與干計計
豈曰無交與平同寒里干興前對共甲兵與干計計
豈曰無交與平同寒里干興前對共甲兵與干計計
豈曰無交與平同寒里干興前對共甲兵與干計計
豈曰無交與平同寒里干興前對共甲兵與干計計
豈曰無交與平同寒里干興前對共甲兵與干計計
豈曰無交與平同寒里干興前對共甲兵與干計計

渭陽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 朱子秦康公之舅晉公
子重耳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
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我送舅氏日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此詩秦穆姬已故康公惓惓于舅氏孝思藹然讀
至悠悠我思不泣下者鮮矣

首章遠送
河濱
次章臨歧
泣別

三

權輿

序權輿刺康公也 朱子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億寢薄至于賢者每食而無餘于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夏屋或謂俎足與籩豆大房解同四簋黍稷稻粱
平常燕食也公食大夫用六簋至若伐木篇陳饋

八簋則又天子待族人之禮矣

夏禮如饋以豆與饔豆大氣饔同四簋奉饔饔樂
飢者乎饔會四簋今出饔會不饔乎饔乎不承饔與
飢者乎夏禮樂饔會也饔會無饔乎饔乎不承饔與

故也

至于賈者會而無饔乎是饔之言不指饔其
文夏禮以饔饔饔而其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
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

饔饔

衡門

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作此以誘其君也

朱子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樂字本有作藥者即療
字之意非玩樂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飲食男女生人大欲所存既安飽之無求更何適
而不得有道之言出以鬆秀之筆欲尋孔顏樂處

三章一氣
相生筆意
極鬆活

說言解題

月出

序刺好色也 傳朋友相期不至賦月出 朱

月出皎兮佼人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竊糾有暗中盤算之意

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懣受有茹痛
飲恨之意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天紹有輕舉疾進之意

序謂刺在位之不好德而好色集傳則云男女相
 悅而相念皆以舒為舒展以詩意推之在株林之
 上似宜為刺陳靈公之詩佼人指夏姬也舒即夏
 徵舒也
 夏姬雞皮三少或面如滿月或當時有月殿仙人
 之譽均未可知取義月出應非月下為期
 朱子註於詩中字義概以憂字解之層次猝難分
 別今以管見分作三意未知是否當証之博雅君
 子

七月

序陳王業也 朱子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
 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
 諷誦以教之

此章總冒
 前段是衣
 之源後段
 是食之源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

次章是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
 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祁祁女心傷悲殆及

矯旒

唐人燕草如碧絲一曲得此意

羅敷曲無此

三章是衣

公子同歸

主去年織簿說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
子裳

四章是衣

四月秀葳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

忠愛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

獻豸于公

或指人說

五章是衣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

六章是食

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或主獲說貫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
薪樗食我農夫

七章是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

或主公旬說

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備暑

或指上旬說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八章是食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篇中於正月兩句二月兩句三月無明文或以蠶
月當之而蠶不獨三月也似未的四月一句五月
兩句六月兩句七月七句八月六句九月六句十
月五句十一月兩句十二月三句擇其多者而名
篇故曰七月

或曰名因首句

篇中人物上而幽公公子公女田峻下而躋堂之
父老子耜之丁男饁畝之家人求桑之紅女熙熙
皞皞桃花源宛在人間

寫天文則大火之星載陽之日簪發之風栗烈之
氣肅殺之霜寫時令則一之日至十月寫鳥獸草
木則倉庚鳴鵲羔羊狐貉玼女桑葢葦蕒繁茅
樗寫蔬果種植則黍稷重穋禾麻菽麥韭茶苴棗
葵菽瓜壺鬱奠寫蟲豸則莎鷄蟋蟀蠶鼠蜩螽設
色精工宜其繪入屏風而動九重之顧盼也

言辭工直其辭入與風而順次重之則得也
其辭不直其辭入與風而順次重之則得也
其辭不直其辭入與風而順次重之則得也
其辭不直其辭入與風而順次重之則得也
其辭不直其辭入與風而順次重之則得也
其辭不直其辭入與風而順次重之則得也
其辭不直其辭入與風而順次重之則得也
其辭不直其辭入與風而順次重之則得也
其辭不直其辭入與風而順次重之則得也
其辭不直其辭入與風而順次重之則得也

鴟鴞

序周公救亂也 朱子周公避居東都二年乃
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
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

頂接而下

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
家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

曉

此正喻雙關寫法猶今之禽言詩也手寫鳥之愛其巢意注已之憂王室連下十箇予字兩箇我字有身任其勞獨當其瘁意鄭氏謂管蔡流言公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此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後感風雷之變然後迎公

東山

序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傳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勞其歸士賦東山朱子成王既得鳴鵒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

人

勞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此軍士之無室家妻子者

此軍士之
有室家而
無妻子者

此軍士之
有室家妻
子者

此軍士之
將有室家
妻子者

言解圍幸之也傷之也

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
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亦可
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
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
離亦超亦脫

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褱九千其儀其新

周公之才忍俊乃爾

孔嘉其舊如之何

有兩意

讀詩不細尋其分意何異庸爛八股多一章可少
一章亦可中間語意彼此互換亦無不可古人流
傳之作斷不爾也予今以四意分別此詩未敢的
以爲然而于首章悲字次章畏字稍有着落四箇
發端一字不易在途則一樣情景歸家則各自不
同此詩之妙于結構也

破斧

序破斧美周公也 朱子從軍之士以前篇周

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方登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鑿屬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銚獨頭斧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封之管蔡搖公以流言而
公誅之其迹異其理同玩詩詞曰四國曰哀我人
公所見遠而從軍之士能達其意上慰以東山下
答以破斧將士一心一德率此以往宜其無堅不
摧

可與大誥參看

伐柯

序伐柯美周公也 朱子周公居東之時東人
喜得見之故作此詩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籩豆有踐

昔日欲見之難今日得見之易然則流言煽惑其
卽東之蹇脩而爲執柯者乎第以之子比公未免
愛不擇言故說詩者不以辭害志
或謂東人望豐鎬以禮迎公也亦通

對諸東人望豐饒以賦賦公也亦賦
 以與不野言其情言不以補言志
 贈東之樂而餘時時言平南以之平山公未就
 昔日於其之璞今日其良之是然則流言歌海其
 外賦外賦其賦不盡其數之千數豆百組
 外賦外賦其賦不盡其數之千數豆百組
 喜其良之對其情
 外賦外賦美周公也 朱子問公居東之時
 外賦

九罭

序九罭美周公也 朱子此亦周公居東之時
 東人喜得見之又念其將歸而寓思慕依戀之
 情故作此詩

九罭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孺子王捧書而泣都人士卧轍而留絕妙一幅攀

喜其免於
流言之羅
織

鴻之爲物
進有漸飛
有序羽可
爲儀

轅借寇圖

公歸西京魚沉雁杳東人能無惓惓乎

東人喜得見之天念其謀禍而思慕之
公歸西京魚沉雁杳東人能無惓惓乎

狼跋

序狼跋美周公也 朱子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狼跋其胡載鼯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外几几

狼鼯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內不瑕

講家都以狼之進退皆病反興公之常度自如鄙意究嫌疑不于倫玩詩意是以狼比武庚管蔡而公當此危疑交迫措置裕如故詩人美之
凡人處利害之變居止不安其常慎者或至喪履

狼將噬人則努其勢跋胡鼯尾乃其狀也

喜者或至折屐惟公不失其度故以八八美之

意實難於不干論元祐意最以蘇州所與皆意而

蘇軾其時雖雲其風公終而後衣冠乃八

以象之不夫其常始於人美之

乳蘇軾美風公也 宋平風公雖雲其時然

說詩解頤卷一終

